

YI GEMING DE MING YI

以革命的名义

[苏] 米·沙特洛夫 著

周克英 劉 蘭 譯



北方文艺出版社

YI GENING DE MINGYI

以革命的名义

（上）
（下）



（上）（下）

* * * * *

三幕八場話劇

以革命的名义

〔苏〕米·沙特洛夫著

周克英 刘 兰 译

* * * * *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59年·哈尔滨

МИХАИЛ ФИЛИППОВИЧ ШАТРОВ

ИМЕНЕМ РЕВОЛЮЦИИ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МОСКВА 1958 年版本译出

封面設計：陆 璋

三幕八場話劇

以革命的名义

〔苏〕米·沙特洛夫著

周克英 刘 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8·印张37/16·插页1·字数66,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9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0018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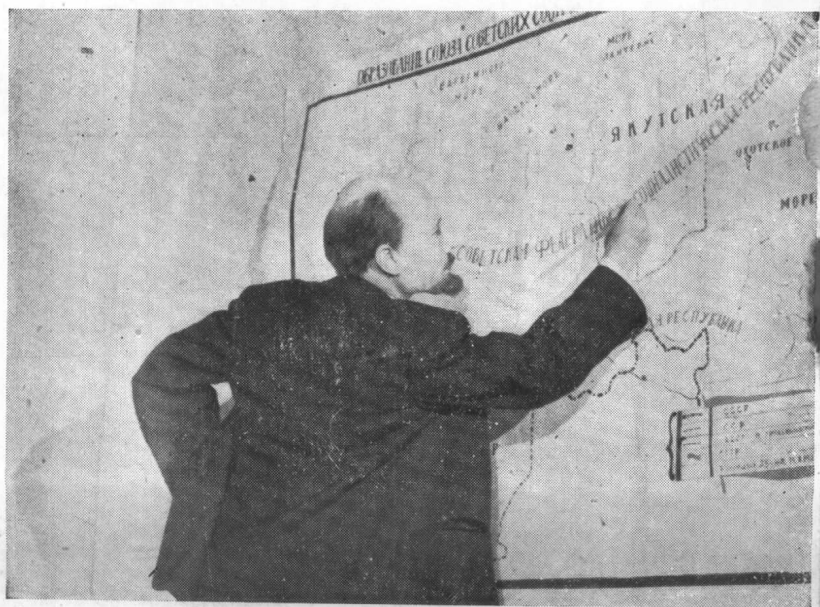
此剧的历史背景是1918年，当时正是年輕的苏維埃政权最艰苦的时期。

剧中通过两个孩子——瓦夏和別佳的遭遇，展示了苏联革命胜利初期复杂、尖銳的阶级斗争，写出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他的忠实战友捷尔仁斯基对青年一代的关心，歌颂了苏联青年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ACI 06/12





本书舞台剧照，系哈尔滨话剧院演出时所摄。

序 言

1957年11月，適值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黑龙江省代表团应邀到苏联阿穆尔州进行祝賀和訪問。在那里看到了阿穆尔州話剧院演出的話剧“以革命的名义”，很受感动。看剧之后，和剧院的总导演、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烏拉罗夫同志談到这个剧如能在中国上演，对中国观众尤其是中国的广大青年一定会有很大的教益。幸蒙烏拉罗夫同志热情地把“以革命的名义”剧本贈送給了我們。这是一份很珍貴的礼品。

“以革命的名义”剧本的作者是苏联青年剧作家米哈依尔·沙特洛夫。这个剧本在1957年写成后，曾先后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輔、斯維尔德洛夫斯克等許多著名城市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贊揚和好評。这个剧本在“1957年全苏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戏剧汇演大会”上获得一等奖。

“以革命的名义”是一出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話剧。它生动地、深刻地反映了苏維埃政权初期年代里尖銳的阶级斗争，以强烈的热情歌頌着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捷尔仁斯基，鮮明地刻画了在他們的亲切的关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苏联青年一代的形象，描写英勇而忠

实于革命的青年們忍受着飢餓和寒冷，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为了革命，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以革命的名义”剧本譯成中文后，已由哈尔滨話剧院多次公演。現在，这个剧本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国青年和苏联青年一样，都有着极其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我們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历史时期，我們的青年一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朝气蓬勃地从事着忘我的劳动，为建設我們伟大的祖国而贡献着他們的青春。这个話剧的公演和剧本的出版，不仅会使我們重溫革命历史，加深对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体会；同时，也一定会更加鼓舞我們的革命斗志，充分发揚革命精神，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

这个話剧是由苏联移植过来的一支美丽的花朵，它对于促进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愿这朵鮮花在我們百花园中更加鮮艳地开放，并結出丰硕的果实来。

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于天放

1959年8月于牡丹江

出場人物 (括号内为简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

費立柯斯·愛德門多維奇·捷尔仁斯基 (捷)

沙維里耶夫 紅軍战士 (沙)

瓦 夏 (12岁) 沙維里耶夫的兒子 (瓦)

別 佳 (10岁) 沙維里耶夫的兒子 (別)

雅什卡 (15岁) 流浪兒 (雅)

謝尼亚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員 (謝)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郭魯別夫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員 (郭)

格拉莎 郭魯別夫的妻子 (格)

佟尼娅 郭魯別夫的女兒, 工人青年团支部書記 (佟)

仁尼娅 工人青年团团员 (仁)

波立斯 工人青年团团员 (波)

斯捷畔 工人青年团团员 (斯)

罗曼諾夫斯基 右派社会革命黨人 (罗)

馬立宁 右派社会革命黨人 (馬)

亚尔采夫 肃反委员会的偵察員, 混进来的右派社会革命黨人 (亚)

卡明斯卡娅 原別墅的女主人, 旧軍官的夫人 (卡)

別洛夫 (薩沙) 捷尔仁斯基的秘書 (洛)

利吉亚·阿列克謝耶夫娜 列宁的秘書 (利)

柯岡 老裁縫, 謝尼亚的父亲 (柯)

律師 (律)

律師妻 (妻)

拄着拐杖的老人 (老)

女商人 (女)

事情发生在1918年。

第一幕 第一場

1918年8月。俄罗斯中部一个偏僻的小車站。站房是一所破旧的房子，木造站台，矮板障旁边有个小便門，里面是小花园。夜晚，刮着风。站台上有几个旅客，他們是一些逃难的人。老裁縫柯岡也在这里，他手里拿着一个軍用袋。他旁边是律师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商人，因为在他裙子和短上衣里藏着許多东西，所以显得很臃肿。一个背着口袋的高个男子在站台上徘徊，这是罗曼諾夫斯基，一眼可以看到他脸上有一块伤疤，他时而停下来傾听坐在长椅上的人們的談話。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

妻：（颤抖一下）好象又在放枪……

柯：（冷靜地）可是現在哪有不放枪的地方啊！

女：这都是那些該死的匪徒們……昨天尼哥尔斯克讓他們給燒光啦，离这里六里多地……

妻：我的天哪，但愿火車比他們早一点到吧！

柯：不用問，火車准得晚到。

妻：若是落到他們手里，那只有死路一条！

柯：啊！我告訴您，老头子可噲不住革命，我若是再在这个討厭的小站上呆上一天一宿，那我就哪也不用去啦！就得两腿一登，把我抬出去了……那时候，我請問您：我們为什么斗争来的呢？难道就为的是火車从这儿开过去不停

車嗎？

女：你想什么就准得不到什么！这就叫天不从人愿哪！

柯：太謝謝您啦！蘇維埃政權淨干些什麼呢？我的謝尼亞也是蘇維埃政權里的人，可是這回我得跟他吵一頓，您可以相信。為什麼這些癩蟲在這個小站上不停一下呢？難道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發了不停車的命令嗎？你們看到沒有？我可沒看見。我去告訴這個電報員去，我們大伙是怎樣看他……（走進站房）

女：我的天哪！如今這世道變了，做買賣簡直是不行了……在莫斯科還有些肅反人員橫行霸道，這些壞蛋一看到你運來點什麼，馬上就把你抓起來送到魯邊克街去……他們的頭子就在那里……我看這個高個子（瞥了羅曼諾夫斯基一眼）好象老在盯着我們……說不定他就是個奸細。

（向律師妻）喂，你有金子嗎？要是有一個小手鐲，我可以換給你半截香腸……

妻：別纏我！

女：（委屈地）瞧你，擺什麼臭知識分子架子……

〔律師和柯岡從站房出來。〕

律：火車快來了，可是，這是最後一趟……南方鬧霍亂。周圍都是土匪！

妻：我的天哪！我們到莫斯科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們為什麼要走呢！

律：別發瘋！現在不是時候！

女：對啊！好先生，（從口袋裏拿出酒瓶）你不喝一口解解乏

嗎？好样的，大概和那个女妖精混够了吧！喝一口吧……

律：請您放尊重些，这不是在市場上。

女：好不客气呀！（喝一口酒）革命前我听你們的！現在我做买卖走遍半个莫斯科，讓我听你的？到了莫斯科，大概你还得来求我呢！

妻：我求求您，請您不要朝我这边喘气吧！

女：（憤怒地）公民們，这是干什么？我們普通人連喘气都不行啦？

柯：太太，別上火，請朝我这边喘气，我不反对。

妻：我的天哪！土匪就到眼前了，而你还要吵架。

〔女商人在吃东西，沒有回答什么。〕

律：我看土匪和“同志”没有什么区别，不論土匪还是“同志”都得把国家引向灭亡。我一輩子替犯罪的人辯护，但是，如果讓我替这些人辯护，我一定拒絕！就是人道主义也得有个界限啊！他們沒收了我的财产！这个我可以原諒！他們不給我面包，这个我也可以原諒！可是他們污辱我的灵魂，这个我可不能原諒！讓他們別妄想吧！

柯：律师先生，我看您是一个文明人，可是我担心他們会忘記来給您道歉。不瞞您說，为了这次这么愉快的旅行，我甚至不指望我的儿子謝尼亚給我賠罪。哎！一般來說，什么是孩子？就跟人寿保險一样，等到他們报答你的时候，你已經进棺材了。

律：您的儿子在莫斯科嗎？

柯：小儿子謝尼亚在莫斯科，大儿子格利沙已經不在了。1913

年，他和一个同志从突魯汗斯克逃出来，他們淹死了。西伯利亚有一条大河，叫叶尼塞河，他們就淹死在那条河里。那个同志的父亲是个工人，他把謝尼亚領到他家，在工厂里給他找了个工作。前些日子我接到来信，說謝尼亚有点咳嗽，我給他送去了点猪油。沒想到在一个月以前他給我捎来这么一个軍用袋，請您看看，我懂得世故，誰若是有这么一个袋子，我相信他就不会挨餓！可是很可笑！这个軍用袋給我有什么用处呢？我是个什么人？是斯闊別列夫將軍？还是日托米尔的警察局长？我只好用它装他們的来信。（向女商人）如果您到过莫斯科，那您就会認識他的，他叫謝苗·柯岡，他穿着皮靴，卷头发（用手比画一下）就是这样……

女：怎么，难道所有的买主我都應該認識嗎？我不認識。

柯：奇怪，我以为，在那里沒有不認識他的。可是您別着急，我們一到莫斯科，我一定馬上介紹給您，他在什么魯迈克街工作。……

女：我的媽呀！（抓起什物跑进花园）

柯：怎么？出什么事了嗎？

律：（激动地）沒有事，沒有事……我非常高兴地在听着您。

妻：（激动地）謝尔盖·亚柯夫列維奇喜欢开玩笑，他在社会上是非常需要的人物。您知道把他的財產給沒收了！哈哈！我們总是省吃俭用的。

柯：請您放心，我告訴謝尼亚，就說你們是我的旅伴，他会照顧你們的。

律：謝謝您，謝謝您……在路上能遇到象您這樣慷慨的人，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可是我不敢麻煩您，不敢耽擱您兒子從事國家大事的時間……我的上帝！這裡多么悶人哪……我們到花園去吧！……

（拉起他的妻子迅速走去）

柯：我看他們好象不大願意和我的謝尼亞認識。（走進站房）
〔羅曼諾夫斯基看了看表。他在等誰，聽到腳步聲，馬立寧上。他戴着夾鼻眼鏡，具有知識分子的外貌，他從羅曼諾夫斯基面前走過，仔細地瞧着。〕

馬：对不起，几点鐘了？

羅：我的表停了。

馬：太不湊巧，我的表也停了。

羅：該修理了。

馬：我想在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鐘表匠……

羅：您好……馬……

馬：馬立寧。

羅：不，您是柯拉夫卓夫……這是您的新證件。

馬：請原諒。（接過證件讀）“柯拉夫卓夫·阿那托里·拉里奧諾維奇”，……噢，噢……明白了，……您貴姓？

羅：三天以前叫羅曼諾夫斯基，現在叫馬特威·斯托羅日夫，家里沒有吃的，我給弄點麵包，我們是在路上偶然遇上的……

馬：是旅伴。等一等，我熟悉一下我的簡歷……（讀）“1870年12月12日生……”。那麼說我今年應該是四十八歲了……

好……請原諒，我哪象個大夫呢？

羅：我也不是工人啊。

馬：問題不在這兒，不管怎樣，我會裝作醫生的，可是若是有人請我給治病，那不就糟了嗎？

羅：不要緊，醫生；您不要着急……這是您的手提包，裡面裝着各種醫療用具……吃的準備好了嗎？靠近莫斯科有肅反人員搜查火車，我們說不定得走着去……

馬：我多少帶了一點……在莫斯科的任務是糧食倉庫嗎？

羅：您有點太不沉着了……應該叫它們飛上天去……把那些傢伙們餓死……接头地點是“革命思想”出版社或者到沃羅登胡同五號十二戶。亞爾采夫在那裡等着我們。他是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自己人，他們很信任他，一切線索都掌握在他手裡。

馬：打到肅反委員會裡去了？真行！亞爾采夫，這是他的真實姓名嗎？

羅：我不認識他……

馬：我也認識一位姓亞爾采夫的，是我們社會革命黨的黨員。有人來了……

羅：我的好先生，您知道，我等火車已經等了兩天啦。一列車也沒有站下，都開過去了……

馬：同志，不用着急……我想今天一定能走上。

【羅曼諾夫斯基和馬立寧下。沙維里耶夫、瓦夏、別佳上。兩個男孩子身上背着口袋，沙維里耶夫背着槍。

沙：（哼着小調）可算是走到了。唱着歌走路輕快的多了，累

了嗎？

瓦：不累，再有这么远的路我也能走，小別佳可累坏了！

別：（生气地）你知道？我比你还能走呢！

沙：好啦，好啦，孩子們……我們就坐在这儿吧……（坐在长椅上，把孩子們背的口袋解下来）喂，小別佳，坐下。（讓別佳坐在长椅上）小瓦夏，你看看他的鞋，大概磨破了吧？

瓦：（看了一下）不要紧，还能頂一陣。

沙：到莫斯科，孩子們，到莫斯科我給你們一人弄一双漂亮皮鞋。

別：爸爸，把猎枪給我拿一会儿……

瓦：不是猎枪，是三棱步枪，1891年式的。

沙：对，孩子，用猎枪打狐狸、打兔子，可我們打的是大野兽，猎枪打不了……

別：啊……机車庫的瓦夏叔叔也有一支枪。可能因为这个白匪把他抓去了……爸爸，他們为什么把他打死了呢？因为他是布尔什維克嗎？

沙：就是为的这个，孩子，就是为的这个。

別：那么說你不也是布尔什維克嗎？

沙：別害怕，小別佳！打你爸爸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对嗎？

瓦夏：嗯……我們还要一起建設美好的社会主义呢。我要当个車工，瓦夏，你做什么？

瓦：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想做……多念点書，或者当个海軍，象書里写的那样……

沙：（哼着小調）“穿过海洋，穿过波浪，今天这里，明天那